



## 走进大凉山的诗人：

# 来自远方，回到故乡

本报记者 陈俊宇

六月,季风带着雨水进入大凉山。一年一度的雨季到了。

月底这一周,一群诗人进入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诗人,评论家汇聚在此。

西昌为人所知,多是因为卫星发射中心。但诗人们更关心“诗与远方”,来自远方、来到异乡,夜幕之下围着篝火起舞、随性朗诵一首诗歌,在众人云集之地就“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侃侃而谈。

大凉山,一片拥有悠久厚重诗歌传统的土地,彝族,一个充满诗性的山地民族。这样的介绍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陌生的。其实,名扬国内外的彝族史诗《勒俄特依》《姆妈特依》就诞生在这里。还有浩如烟海的民间歌谣和说唱,歌谣“朵洛荷”曼妙如花,高贵典雅,彝族“阿都高腔”带我们走进彝人的爱情世界……

### 传播得比风还快的喜讯

6月27日晚,有雨。凉山金鹰大剧院,上演了一场“我,雪豹”交响音乐会。这是一场充满个人色彩与民族风情的音乐会,事关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作曲家胡银岳为吉狄马加的诗作《我,雪豹……》创作了交响乐,山鹰乐队等从大凉山走出来的歌唱者演唱了吉狄马加创作的歌曲……

音乐会之中,还有一场颁奖仪式——2016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颁奖仪式,获得表彰者即是吉狄马加。



董改正

在乡间灶台上,吊罐大约只有锅的十分之一大,它位于两锅之间,靠近烟囱的底部,边缘与两锅相切。它既非用来做饭炒菜,也非炖汤熬粥,而是煨热水的。它的底部靠近灶膛外部,做菜烧饭时,偶有火舌过来舔一下,加上膛内的高温烤炙,吊罐内的水也就热了,或者沸了。但吊罐内的沸水,讲究的人家是不用来泡茶的,说有一种烟熏火燎的气味,同样是沸水,吊罐内的大多用来洗漱。所以,吊罐是次要的,从它的位置就能看出来。

考验一个修灶师傅的手艺,有三个指标,其一是灶膛的深度、高度和宽度都要适中;其二是烟囱排烟顺畅,柴烟倒灌的灶台要推翻重来;其三就是吊罐,因为它的敏感位置。若是吊罐占了灶膛受火的空间太多,罐内的水会不断地沸腾,直到你没有水瓶来装;若是不装,它会岩浆一样奔突,漫延整个灶台,灌入灶膛之内,不一会儿就烟消火冷。一边忙于炒菜一边要照应不断沸腾的吊罐,会让人手忙脚乱心烦意躁。若是一餐饭菜做好了,吊罐内的水温居然还不能用于洗脸泡脚,那只能说师傅将它太边缘化了。所以,往往是火大锅易置,吊罐难安。

这是件怪事,明明处于边缘的吊罐,却成了检验得失成败的一个标准,让人不免感慨。我们常常说次要次要,可什么是主要的呢?就像乡间灶,乡土中国的特征之一,已渐渐式微成次要的了,在无烟厨房,各类锃亮厨具大行其道的现今,为什么我们那么思念乡间灶?很多人在周末开车去农家乐,要吃柴火锅的大锅菜、大锅饭,味道或许不同,情怀才是关键。主次没有绝对之分,看似次要的,却往往成了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喜出望外的日子,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个数千年来就生活在这片高原的民族而言,也将会是一个喜讯,它会被传播得比风还快。”穿着传统民族服饰的吉狄马加发表了一番生动而又饱含诗意的获奖感言。

他说:“感谢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评委会……你们今天对我的选择,其实就是对我们彝族古老、悠久、灿烂而伟大的文化传统的褒奖,是馈赠给我们这片土地上耸立的群山、奔腾的河流、翠绿的森林、无边的天空以及所有生灵的一份最美好的礼物。”

大凉山是吉狄马加的故乡。诗人身份之外,他曾为知青海9年,去年回到曾工作多年的中国作家协会,担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众所周知,是他促成本次诗歌周末到他的故乡。在此之前,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达基沙洛国际诗人之家写作计划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都离不开他的倡导与促成。

记者就此问他,促成如此多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精神动力来源哪里?他答道:“诗歌正逐渐回到人们的视野并进入公众生活,诗歌已经再一次成为人类和社会精神生活建设中的部分。在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现实面前,诗歌又一次成为保卫人类精神家园的武器。”

这与他喜欢的捷克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的诗句高度契合,“要知道摇篮的吱嘎声和朴素的摇篮曲,还有蜜蜂和蜂房,要远远胜过刺刀和枪弹。”

### 故乡和民族是诗人之根

作家铁凝是第一次来到西昌,“看到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看到世居这里的彝族朋

友”。开幕式上,她以中国作协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欢迎致辞。

就“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这一宏大的主题,铁凝做了个人化的阐释:“诗歌既是地方的,又是民族的,诗歌更是世界的,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只有深深扎根于地方的生命血脉,不断汲取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营养才能创造出来自于个人又超越个人的伟大诗篇。故乡和民族是诗人之根。”

整个诗歌周期间,一共举办了三场主题论坛,近30位中外诗人从不同角度对既定主题展开讨论。

诗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认为,由于地方性诗歌的兴起,当代诗歌进入了一个群雄逐鹿、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的时代,也有人形容为诗歌的“春秋战国”时代。诗歌的地方性除了激发诗人的创造力之外,无疑还将带来诗歌的普及,培育诗歌的阅读市场,夯实诗歌的基础,然后也就自然地带动诗歌的上升与发展。

西班牙诗人阿尔贝托·彭博引用加利西亚文人维森特·里斯特的话表达了其观点:只有懂得从差异中学习,从独特中收获,一个民族的生机才会旺盛。也许对别人来说是致命的东西,于我们而言,却意味着生命之本,我们精力充沛地感受着它,勇气十足地宣扬着它。每一个民族都终将还原为它本来的样子。

论及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三者的关系,吉狄马加直言,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都必须在精神和思想上超越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卓越的诗人,既是他的民族优秀的儿子,同时也是人类文明滋养的世界性的公民。



真正的牛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患难的时候还有多少人认识你。

赵春青 画

## 承诺与践诺

何 申

天热到坝上,买牛肉干,价格不一。有一摊儿明显比别处便宜,我说秤有斤两童叟无欺,你敢承诺吗?摊主笑笑小声道:对不起,不敢承诺。对此,我觉得他是又实在又不实在。做买卖就该承诺足斤足两;不承诺,也不是可以蒙人的理由。

宋朝有个和尚,请求朝廷拨款修建一寺,并信誓旦旦:有朝一日寺院建成,“愿焚身以报”。宋太宗就令太監卫绍枢督办这件事。施工期间,卫与和尚每天有说有笑,等到寺院建成,卫让人在院子里堆上柴草,喊那个和尚过来;你得“践诺”了,上去吧。和尚吓尿了裤子,说我要见面皇上致谢,卫不许。火烧起来,和尚想跑,卫让人“以杖抑按,焚之而退”,真就把和尚给烧了。

这事看似残酷,但显然是宋太宗要给那些视诺言如鸿毛的人一个警告,让爱说大话信口开河者记住一个血的教训。《三国演义》里

一个诗人要真正成长,就必须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和养育。他为此做了一个简要的概括,即“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纵的继承,是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国数千年所形成的伟大文学传统中吸取养分;横的移植,则是对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学进行学习和借鉴。

一个看似简要实则庞杂的主题之下,各位诗人自持观点,没有定论。无疑,在全球化语境之中,这不是一个对抗的话题。诗歌的魅力所在,自有其相通之处。

作家阿来早年也曾写诗,其后回归到小说创作,在一群诗人之中,有着“局外”之味。他倒是说,“文学当然是个人的书写,表达个人的命运。我们要达成世界性、国际化,那背后就是最大的单位,人类。我自己的创作当中比较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既有充分的个人性,也要充分考虑文化上的交互性。今天写作的时候,可能很少是为具体的某一个民族、某一种文化。在构思时是作为面向全人类的写作,当然就必须用全人类共通的一种观念、普世的一些艺术思想和方式,来处理这种地方性、民族性的题材。”

### 写诗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诗人树才的老家隶属浙江奉化市,他自认这是片充斥着“现代商业气息”的土地,而彝族聚居的大凉山则有着更为浓郁的“诗歌气息”。

“这个地方更自然、古老、充满想象,在生活形态上更加简朴,对于诗歌来说却是更有利的土壤。诗歌要是那种单纯的東西。”树才说出的是诗人们共同面临的烦恼,“当代社会衡量人成败的尺度已经变了,不再是

诗性的尺度,而是金钱的尺度。诗人再有名也会因顿。诗人再有名,也不可能致富。因为写诗本身跟简单、朴素、不着边际的想象息息相关。”

记者问文学批评家耿占春,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而现在却慢慢地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原因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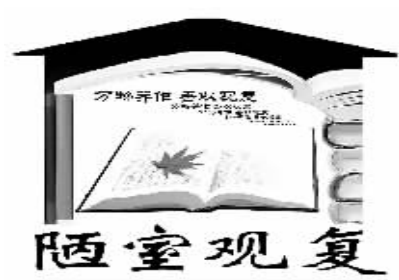
回顾过往,上世纪80年代,诗歌是整个社会所关注的东西。“文革”刚结束,人们都有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情感和感触需要表达,在民族的内心开始觉醒复苏的过程中,那样一代诗人充当了代言人。耿占春认为,诗歌是否处于巅峰与当时的文化语境有关。

“今天有各种不同的自我表达方式。媒介的多样性,使诗歌成了一个很小的部分,像一个诗歌部落似的。诗歌跟客观的新闻报道不一样,它不仅是说一个事情,还要有比喻有象征,有特殊的修辞,造成特殊的理解方式。而新闻传播是要消除这些东西。”耿占春的见解可谓深刻,“诗歌已经与要介入表达时代的使命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诡异的差异。”

喧哗与浮躁之外,相信的力量尤为可贵。“不管一个诗人处于怎样的状况,只要他还愿意写诗,愿意将他的精神世界跟诗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说明他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有着自己的心灵追求。”吉狄马加便属于心存“相信”之人。

铁凝借用诗人阿格尼斯的一句话表达其理念:“没有诗的未来是不值得期待的。”吉狄马加也有所言,“在我看来,在这个时代,还在写诗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本文插图、书法:李法明)



欧 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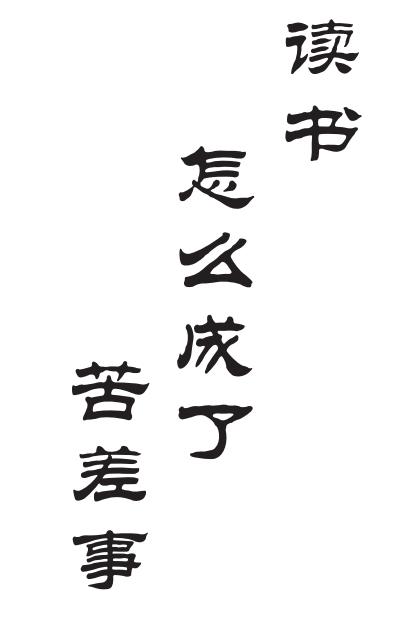
睡眠欠佳有不短的时间了,好在心性还算平和,夜半无眠的时光就翻看一下文字,或翻书,或读屏,体会一下纸质书和电子屏之间不同的感觉。

对习惯了纸质书的我来说,翻书比翻屏还是要惬意一些,一方面是系统的专门著述前后乱翻比较方便,备三两书签切割值得玩味的书页,装成一个读书人的样子,嗯,很不错。至于读屏,可能业务不精吧,总觉得找寻需要反复阅读的东西比较麻烦,虽然复制粘贴可以有,但防盗防贼的商家总让您不顺心。有时候想想,电脑控、手机控给人的感觉像是玩咖,不仅浪费能源,还缺少手握书卷的文雅,故而觉得还是旧式的书有趣味。

不过电子文本便于传输,也很好,自己就时常将自认有意味的文字在网上转给朋友分享,有时朋友还有很好的回应。近日子里就很有几位不怎么看书的朋友回函说:怎么老是半夜?睡不着觉啊?大家一致认为我的失眠很可能就是读书之故。

凭良心说,俺不知道朋友们的推论是否成立。作为胸无大志的人,俺把翻书视为打发无聊时光的无奈之举,没觉得疲惫,反倒是不时享受被捧场的欣喜。不过这些私念不好公有,在对其嗤之以鼻的朋友看来,我读的那些非历史、非文学书籍让人胡思乱想不说,还耗费脑细胞,“别跟我说好玩儿,根本就是苦差事。”

对这些自嘲读书少,但对读书也有切身



体会的朋友,我只好闭嘴。事实上读书苦不是他们在说,大家都在说,古人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家长说“要刻苦读书”,国家、社会等系统文化集合体也明确,莘莘学子必须排除各种艰难困苦,为国家、民族发奋读书。

您看,不只是传统文化视野下的读书(学习)是苦旅,现代的认知也带着愚梁刺股的苦命根子。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读书之于进步,本来的意味是更快乐、自由的未来。放下宏伟蓝图,往小处说,释疑解惑也该是快乐的吧,像毕达哥拉斯那样的神人乐此不疲地沉迷于释疑,孔子也宣称学习是不亦乐乎的业务,读书(学习)怎么就沦落为苦海了?更费解的是读书必须受苦,像苦其心志面壁十年之类的奇谈怪论,居然就成了碑铭。这有点拧巴,让人困惑。

要说呢,“文明社会”并不缺乏学习快乐布道的,但在惯常的理解中,苦学帮更多。还记得中国教师传授英伦的争吵吧?说的就是关于快乐教育和刻苦严苛的话题。虽然“娱乐”派称中式教育损害学生创造力,但作为回应,苦学帮援引英国精英学校长官言论说:和中国一样,他们所奉行的也是严格、苦练的模式。这赢得了更多家长 and 业者的的心声,不管怎么说,要在考试成绩上领先,苦学是必须的。

只是“苦海”会蚕食掉读书最后的兴趣,并且,据说因之产生的厌恶心理也会损毁创造力,所以呢,也有人反思,于是一些专家练习娱乐理论,说是让孩子在娱乐中学到知识。这是反思结果吗?有趣的活动取代乏味公式记忆或许不错,或者还真能在游戏中增长知识,问题是未知世界的探索从根本上讲,决然不是快乐的事,耗费精力和时间的苦读才是正解。

然而,非娱乐的求知探索并不是苦海。站在任何人的立场上,做有兴趣的事,身心的劳累从来就不是障碍,即便是真苦,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也一定会演变成快乐的时光。累并快乐,本质上是愉悦的,就身心自身的体验判断,任何娱乐的喜悦,相比坚韧奋斗之战战胜困难的畅快,都不值一提。只有那些不愿意却不得不去应付的身心劳作为是苦,不只是那些劳神费心却并未提升判断能力的被动记忆使读书堕入苦海,那些驱使个性殊异的学子行进在狭窄轨道上的规制和加强的意志力同样不会带来乐园……

苦海还是乐园?所谓读书是乐园,因为养成了“恶习”,“朋友”所谓读书苦也是“真相”,撇开这些情趣选择,现实的“读书之苦”实际上是和读书本身无关的附加零碎;是功利目标的驱使,是规训强制的欲望扭曲了读书该有的容貌,是“奉旨”读书成了苦差事。

然而,难解的疑问是,对家长、学校,甚至族群文化体来说,功利目的与性情驱使、情趣之累和奴隶之苦,如何分清呢?

【新加坡】王纬湖 杨小龙 译

亲爱的保罗：

我们度过了寒冬,很高兴春天又回来了。我真的想念新加坡,想念它那明亮的阳光和幽翠。

妈妈发了一个冬天气,发牢骚说英国的天气肯定会害死她。她还说,这儿的食不合物不合胃口,宁愿饿死,不大情愿吃。然而,我觉得妈妈在这儿很幸福,虽然她不想暴露出来。

她老认为我们把她脱离了新加坡的社会活动,还认为她是一位孤独的社会流浪者,因为她不讲英语。

奶奶让你认为妈妈不爱你!奶奶的确是外婆婆!妈妈一视同仁地爱我们俩。你知道她多次尽力把你从奶奶身边夺回来。可是那外婆婆要抗拒她手中放你。我的确后悔我们没在一起度童年。

该准备晚餐了,再见了。务必常常给我写信。

深爱你的  
爱丽丝

奶奶是老巫婆?保罗愤怒地喷着鼻息。

“妇人!这次你的确把脚放进嘴里了。”保罗自言自语。他一提及“母亲”和“爱”这些词就退却,好像从信里蹦出来挖苦他似的。他茫然地拿出钱夹,瞅一眼奶奶那褪色的照片,轻轻地触摸照片一隅。

照片中奶奶双手抓住靠手,呆板地坐在雕刻的青龙木椅上。她从那厚厚的皱起的眼皮下严厉地瞪着他。她的眉毛,依旧浓密,尽管她当时已经60岁。他细看了所熟悉的布满皱纹的脸。笑波从闪亮的鼻翼伸到赧起的嘴唇。

“说真话,”他自言自语道,“那些的确是笑波”,是嘴唇绷紧,露出下巴的习惯所致。”盘头的蜗牛形的发髻洁白明亮,由三根大金饰别紧。她那左太阳穴本来有一缕白发,但在

褪色的照片上显不出来。

孩提时,保罗坐在奶奶膝盖上,拨弄着她的围裙,那围裙暗花边,镶嵌着密匝匝的宝石片。他乐于忽左忽右地弄散围裙以便宝石那熠熠生辉的彩虹一闪一闪。奶奶那讨人喜欢的围裙,有阿拉伯人的图案风格,以粉红、青绿色和黄色的花见长。小保罗经常想象自己沉浸在那迷人的旋涡里,在那眼花撩乱的叶子里,在那奇妙柱头和突兀雄蕊的花丛里。

累极了,他就偎着奶奶,由她那宽阔的胸温暖他。她那均匀的心跳让他迟钝,然后睡几个小时,像胎儿一样蜷缩着,奶奶摇着他。

奶奶一生保罗的气就会提醒他,他是被强加于她身上的,一个呜呜哭泣而又无助的包袱,连同一个空牛奶瓶和6听浓缩加糖牛

奶。她说她老了,只想清闲地度晚年,而她“无用的”儿子过去乞求她照顾保罗,借口就是他妻子身体孱弱,只能勉强照顾2岁的爱丽斯。而他白天必须工作。由于缺乏睡眠,他那天在换婴儿尿布时昏厥过去。奶奶说,她儿子憔悴的容颜和他那破巴巴的衬衫使她动了侧隐之心,便接受了婴儿。

保罗的奶奶对他很生气时,就说:“保罗,你最好做个好孩子!你最好听奶奶的话!你妈妈太懒,不照顾你。她身体孱弱!事实是她喜欢散步和享乐。目空一切,硬让她丈夫把婴儿推给我!你妈妈所用的尿布就是她那破旧旧用的衬裤!太可怕了!我不能用那些脏的旧破布裹你,那些破布!我那些拖地板!你知道你妈妈为了省钱用加糖浓缩牛奶喂你吗?我用那些6听加糖牛奶喝咖啡。用奶粉喂你,当然,用我自己的钱买了!保罗,你最好孝顺我!”

那时小保罗就不喜欢妈妈了,特别当奶奶向他咯咯偷笑的堂表弟大发这些议论时。他8岁时,他妈妈派托玛斯把他接“回家”。保罗抱住奶奶的围裙,拒绝跟他爸爸“回家”。